

徐州土山寺村，文脉悠远，古韵沉潜。村中原有一座千年古刹兴隆禅院，始建于宋代，明时更名土山寺，是一处佛道两教共融之地。

清康熙年间，河道总督张鹏翮在离任前夕，应住持僧惟平之邀，为新建的文昌帝君殿撰文勒碑。2024年，土山寺社区拆迁时此碑被发现，后收藏于徐州博物馆。碑文内容，既不见载于徐州地方志，亦未收录于张鹏翮本人的《张文端公全集》，在《土山寺村志》中也未见著录，实属罕见佚文，为研究地方历史与黄河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佐证。



《新修土山寺文昌帝君殿记》碑局部。

## 说说这位治河贤臣

清康熙年间，黄河水患频频，徐州段河道险象环生，当时担起治河重任的，是著名治水专家张鹏翮。

张鹏翮生于清顺治六年（1649），四川遂宁才子，康熙九年（1670）中进士，一生为官五十余载，是康熙、雍正两朝重臣，历任江南学政、两江总督、河道总督、刑部尚书等职，被康熙赞为“天下廉吏，无出其右”，更被雍正誉为“一代完人”。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，他接过河道总督的重任，每日巡堤，实地勘察黄淮水系，凭着疏海口、辟清口、蓄清刷黄等五大治河之法，率领数十万民工历时八年，让黄淮水患得到大治，漕运再度通达，并且撰写了一本《治河全书》流传后世。

就是这样一位一心治河、清廉自持的贤臣，奔走于黄河南北时，经过徐州土山寺，见寺门旁随意安放着一座文昌帝君的雕像，认为太过随意，作为一座有名的寺庙不应该这样礼神。不久，也就是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正月，徐州汛员赵云龙偕同地方百姓共同捐资修建殿宇，将文昌帝君像移至殿中，殿宇落成之时，张鹏翮恰逢由河道总督调任刑部尚书，路过此地，应寺中僧人的请求，挥毫写下《新修土山寺文昌帝君殿记》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字印记。

碑文曰：徐州东南，黄河岸上，有土山寺焉。余巡河至徐州，往来经寺门，门傍置文昌帝君像，于礼弗称。汛员赵云龙偕州之士庶耆老，捐资构殿，移神像居之，戊子正月，厥工告成。余复过此寺，僧请为文以记。按祭法有功德於民者则祀之。考之于诗，称张仲孝友，《化书》所载一十七世为士大夫，未尝虐民酷吏。孟子曰：“辅世长民莫如德”，而德莫大于忠孝，纯一无伪，历十七世如一日，非经所谓至诚无息者乎？何其盛也。按文丞相《梓潼祠记》云：三岁大比试者，以文进神执其予夺于形声之表，近世贵进士科，士以得失为病，则其戒谨恐惧功力当倍，他日居公卿大夫之位，必将有仁义忠信之人，神之有功于世道，其关系如此。士登斯堂，观帝君之貌，耸然加敬……推之于人，则宜修而政举，其流及远，则化民成俗。于名教，岂曰小补之哉？故为之记，以示来者。时龙飞康熙四十七年，岁在戊子季冬穀旦。

碑文末，还一一署上倡建、参与修殿之人的名姓，有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、总督河道、提督军务加三级、今补刑部尚书张鹏翮、江南淮安府管理徐属河务同知张士伸、江南徐属河营守备刘汶远、专汛千总赵云龙等，为这段往事留下了一段治水、爱民、尊奉文昌帝君的故事。

# 他在徐州治过水，还留下一篇鲜为人知的碑文 清代治水名臣张鹏翮与土山寺

## 读读碑文里的深意

张鹏翮是儒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思想的忠实践行者，其在碑文中传递的以德治世、忠孝廉耻的理念，是其一生清廉为官、心系家国的写照，这份家国情怀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2024年，该碑在土山寺社区拆迁时被发现，一直无人解读。今年徐州市作家协会举办的“探源运河遗韵，绘写时代荣景”活动，笔者感到有必要借此机会讲一讲这通古碑里的故事，虽然碑刻因时间久远出现一些看不清的字，好在张鹏翮书写和用典相当规范，有些湮灭、漫漶的字可以推敲出来。

比如，“曰小补之哉”前有一个字看不清，网上一查就水落石出，原来出自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，原句为：“夫君子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岂曰小补之哉？”看不清的这个字是“岂”。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：真正的仁政，不是表面修修补补的小恩小惠，而是从根本上化育人心、改变风气，其影响深远广大，如同天地运行一

般自然而有力。孟子推崇的，是以德化民的深层社会治理观念。

文昌帝君，又称梓潼帝君，四川绵阳梓潼人，执掌人间文运，主宰士子的功名利禄，也是刻字、书店、说书、印刷行业的神，是跨越千年的文化神祇。传说他有十七世轮回，七十三次化身，在周朝是以孝友闻名的贤臣张仲，在六国为姚萇，在晋朝为凉王吕光，在后秦为张亚子，十七世轮回皆为士大夫，从未做过虐害百姓、苛酷为吏的事。他天性刚烈如青松，明察秋毫如明镜，秉性仁厚如清泉，心怀苍生、爱民如子，这般高尚的品性，深深刻在百姓心中，被世代百姓和学子尊崇与敬仰。

在《新修土山寺文昌帝君殿记》碑文中，张鹏翮以自己秉持的德治理念为根基，以祭法中“有功德于民者则祀之”立言，援引《诗经》中张仲孝友的典故，讲述《梓潼帝君化书》中的记载，又借孟子“辅世长民莫如德”的箴言，盛赞文昌帝君始终纯一无伪的至诚之心。

## 聊聊碑文中的典故和初心

碑文中的“张仲孝友”讲的是一个典故。张仲是周宣王时贤臣，以孝友德行著称，孝友说的是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。此典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：“吉甫燕喜，既多受祉。来归自镐，我行永久。饮御诸友，鱼鳖脍鲤。侯谁在矣？张仲孝友。”周宣王时，尹吉甫北伐玁狁（北方游牧民族）得胜归来，周王设宴庆功。宴会上宾客济济，是谁在座啊？是那以孝友闻名的贤臣张仲。末句点出座中贤士张仲，以“孝友”赞其德行，既显宴会之盛，也暗喻周室内外的人才文武兼备。

张鹏翮认为，信奉文昌帝君不仅仅关乎读书人的功名前程，更关乎世间的人心世道。读书人走进土山寺，登上大殿，望见帝君的容貌，心中自然会生出崇敬；品读《梓潼帝君化书》所言的忠孝遗旨，便会懂得如何侍奉君主、孝敬父母的道理，只有这样才能生出养廉耻的观念，杜绝见利忘义的行为。将这个观念推及他人，便能修明自身、兴举政事；将这份影响传向远方，便能教化

百姓、形成良俗。于礼教而言，这绝不是微小的补益，而是从根本上涵养世道的观念。这份见解正是张鹏翮一生清廉为官、以德治世的追求的体现。张鹏翮的这份家国情怀放在当下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一座古寺，承载千年烟火；一方古碑，镌刻一段往事。它静静伫立，牵起百年前的人文风华，在时光深处，轻轻诉说着这片土地独有的厚重过往与文脉记忆。

百年风雨匆匆过，故黄河道换新颜，曾经依河而居的土山寺村，早已完成拆迁安置，昔日的农家小院化作了现代化的居住社区，曾经的村民告别了老旧的居所，住进了窗明几净的新房，生活起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住在这里，既能观山望水，享自然之美，也能身处繁华，得生活之便。那些镌刻在古碑里的精神与风骨，终将在代代传承中，成为这片土地最珍贵的底色，在新时代的春风里，静静绽放出更加动人的光彩。

于克南 杨玉泉 文/图

